

最大气的古风悬爱作家
“凤今”年度巨献

她，高智商、低情商，高冷，
生平爱好验尸、断案、杀敌、解谜。

他，千古大帝，喜怒难测，深沉隐忍，
看似昏君，实则明君，平生心愿——
教不懂风情的她懂得儿女情长。

当他遇上她，传奇就此开启！

凤今

◎著

YI PIN
WU ZUO

上

一品仵作



一品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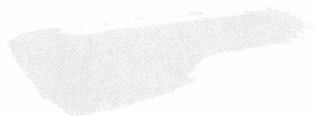


一品件作

YIPIN
WU ZUO

上

凤今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品件作 : 全2册/凤今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62-9

I. ①一… II. ①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2891号

书 名 一品件作
作 者 凤 今
出版 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辑 风染白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32.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62-9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一 品 作

第一章	阴司判官	1
第二章	汴河寻父	24
第三章	深夜验尸	53
第四章	自投罗网	78
第五章	深夜开棺	99
第六章	深夜私审	122
第七章	我要从军	146
第八章	丛林虐杀	165
第九章	神奇少年	200
第十章	孤守村庄	223



目录

CONTENTS

— 品 件 作

第十一章	军中受封	253
第十二章	人肉排骨	276
第十三章	孤军深入	300
第十四章	大漠地宫	317
第十五章	卿本红妆	347
第十六章	以心相许	368
第十七章	班师回朝	395
第十八章	无头雪人	420
第十九章	真假使节	457
第二十章	可愿嫁我	490



第一章 阴司判官



大兴元隆十八年，六月初二。

古水县，赵家村。

大清早的，刚下过雨，村里泥路难行，赵大宝家门口却被村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里头村长、保长都在，连族公都惊动了。外头，村里老少探头探脑，不多时，便见屋里押出一人来。

正是赵大宝。

赵大宝已被五花大绑，由村里两个青壮年押着，一路推搡，一路喊冤：“族公！我冤枉！”

“你冤枉？赵大宝，昨儿夜里街坊邻里都听见你和你家婆娘吵嘴了，你家婆娘吵嚷得厉害，你还嚷着要打杀了她。后半夜她便吊死在了房梁上，此事也忒凑巧。”

“我、我那只是一时气话，怎知她半夜里想不开，竟吊死了！”

“哼！怕是你狠心杀了你家婆娘，又怕担人命官司，便将她挂去房梁，故作吊死的吧？”屋里有人哼了一声，跟在族公、村长等人后头出来，穿一身粗缎袍子，满面油光。

“赵屠子，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诬陷我！”赵大宝急红了眼。

赵屠子又一哼，扫了眼屋外围着的村人，故作姿态地朝众人拱了拱手，道：“各位老少，咱们都是听着长辈人的故事长大的，都曾听过吊死鬼吧？那吊死的人，舌头都老长，有的足有三寸！赵大宝家的婆娘吊在房梁上，那舌头半点也未吐出口外，岂不蹊跷？方才，我与族公等人进屋将人从梁上放下，你们猜，怎么着？”

屋外无声，百十来口人眼巴巴盯着赵屠子，好奇心被吊得老高，急等他的下文。

赵屠子颇觉有面子地咳了一声，这才提高声音道：“赵家婆娘脖子上的绳索套得死紧，怎么也取不下来！这人若是自个儿吊死的，绳套大小自然要容得下脑袋钻进去。可赵大宝家的婆娘，绳套死死缠在脖子上，取都取不下来！试问，死后取不下来，生前她又是怎么套进去的？这分明就是有人将其勒死，再吊去房梁上的！”

屋外依旧无声，半晌才渐有人想通，发出阵阵恍然之声。

“赵大宝，这回你无话辩解了吧？”赵屠子面有破案的荣光，对身前三位老者道：“族公，村长，保长，带他去见官吧！”

两个押着赵大宝的青壮年又开始推搡。赵大宝百口莫辩，急得脸膛涨红，回身挣扎，“族公！我真是冤枉的！您老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岂是那杀妻的狠毒之人？我家婆娘凶悍，哪回吵嘴厮打，吃亏的不是我？昨晚我气急，是曾喊嚷着迟早打杀了她，可那是气话，我不敢真下此狠手啊！族公，我家婆娘去了，家中还有一双儿女，我若含冤，他们要如何过活？求您老可怜可怜我家两个娃子，莫听这赵屠子的话！”

为首的老人花白胡须，身形佝偻，听闻此话回头看了眼屋里哭着的一双幼儿，脸上终是露出不忍，叹了口气对那两名青壮年道：“罢了，去趟县里，请暮姑娘吧。”

屋里屋外听闻此言，都静了静。

两名青壮年只好放开赵大宝，走出院子。院子外头，村人自动让出一条路来，看着两名年轻人远去。

目光尚未收回来，人群里便传来一道幼童稚嫩的声音，“暮姑娘是谁？”

一位老人看向自己身旁的小孙子，笑着摸摸他的头，“暮姑娘啊，她叫暮青，是县衙仵作暮老的女儿。三岁便跟随暮老出入城中义庄公衙，习得一手验尸的好本事，可谓青出于蓝，能耐不在暮老之下。”

幼童眼睛瞪得大大的，“女子？”

他虽年幼，却也知道，县衙里威风八面的公差都是男子。

“可不是吗……女子。”老人笑了笑，一叹，“怕是我大兴唯一的女仵作了。”

“女官差？”幼童稀奇道。

“也并非官差。女子终是不能为官的，暮姑娘未曾在县衙奉职，只是验尸手段颇为高明，知县大人允她随父出入义庄公衙，暮老不在城中之时，若发了案子，便由她看验。”

“好厉害！”幼童眨着大眼，在他眼里，能和官差一样办案子的人都是厉害人物。

“厉害吗……唉！”老人叹了口气，笑容淡了淡，“是厉害，可终究是个可怜女子。”

“可怜？”

“可怜哪！生在暮家，是她命不好。”老人转头，远远望向县城的方向，音调悠远，似在讲述一个故事：“我朝啊，作作乃贱役。与死人打交道的人，整日看验那些枯骨烂肠的，身上沾着死人气，走在街上狗闻见了都要叫两声。贵人们觉得晦气，自不愿为。自古作作这一行，便是由贱民担当的。暮老虽是县衙作作，官职在身，却在贱籍。暮姑娘生在暮家，自然也落在贱籍。这倒也罢了，她娘还是个官奴。”

“官奴？”

“可不是？她娘那一族啊，听说原先风光着，在盛京都是世家望族。可惜朝中争斗，十八年前获了罪，族中男子皆被处死，女子发落成官奴。她娘被发来古水县，当时的知县大人瞧中了，欲纳之为妾，府中大夫人不容，她娘也不愿，便求嫁给了暮老。堂堂官家千金，最后嫁了个作作，唉！也是可怜人。偏天不佑可怜人，她刚嫁人没两年，便因难产去了。”

老人重重叹了口气，“暮姑娘生下来，她娘便咽了气，算命先生批她命硬，县城里的奶娘都怕被她克着，不肯喂养她。暮老请不着奶娘，又不忍女儿饿死，便来咱们村里买了两只下奶的母羊，又当爹又当娘地把她拉扯成人。因算命先生说她身上煞气重，唯有与死人一起才养得活，暮老便求了知县大人，三岁便将她带在身边出入城里停尸的义庄，将一身验尸的本事都传了她。说来也奇，自打暮老带着女儿去义庄，咱们县里凡是出了案子，没有破不了的！这案子破得多了，知县大人的官声自然就高了，这些年来咱们这儿的知县，没有不升官的！县城里的人都说，这位暮姑娘煞气重，许是阴司判官转世，虽惧她惧得很，倒也敬得很。连知县大人都由着她出入公衙，俨然便是衙门里的女作作。”

幼童听得入了迷，觉得这故事比娘睡前讲的好听多了。

身旁老人轻快起来的语气却又沉了下来，叹道：“唉！即便如此，暮姑娘到底是女子。她这等出身、这等传闻，只怕日后难以嫁个好人家。可怜了她一张好容颜，颇似她那故去的娘亲。”

“好容颜？有多好？比村里阿秀姐还要好吗？”幼童好奇问道。

老人笑了笑，摸摸孙子的头，“等人来了，一见便知。”

六月江南，正是雨时。

半夜里刚下过雨，清早天晴了不多时，便又飘起雨来。

江南烟雨，覆了村前曲路，蒙蒙雨雾里，依稀有人来。

等候的村人齐望向村口，幼童撑着伞，兴奋地钻去最前头，踮脚望着路尽头。

路尽头，来人行得缓，风低起，雾轻笼，裙角素白。一把油伞，半遮了面容，执伞的一截皓腕凝霜胜雪，伞上青竹独枝，雨珠落如玉翠。

天地静，独留雨声。来人行至屋前，村人想起她“阴司判官”的名号，呼啦一声散开，目光果真是有惧有敬，看着她收起油伞，望向屋内。

伞收起，幼童忽地瞪大眼。

只见少女静立雨中，碧玉年华，翠竹青簪，绾一段青丝，风拂过，脊背挺如玉竹，风姿清卓。那容颜，一笔难述，只觉世间唯有这样一副容颜，才可衬得住这样一身清卓风姿。当真是雨中人似竹，皓腕凝霜雪。风姿清卓绝，佳人世无双。

人间只道君子如竹，未承想，世间竟有女子有此风姿。

村中人淳朴，不识文墨，亦不懂赞美，但便是村中幼童也能看得出，与眼前少女相较，村中阿秀的好容颜不过是寻常脂粉。

风似休住，人群寂寂。房檐下三位老者已起身，正欲迎出，少女先一步对三位老者见礼道：“三位族老。”

她声音虽淡，雨中却别有一番清音。三位老者见她礼数周全，却不敢托大，忙道：“多谢暮姑娘雨天来此，赵大宝家的事，想必你路上已听说了。人已放到屋中地上，快请进去瞧瞧吧。”

暮青颌首，抬脚走进院中，人进了屋，院中留下淡淡药香。屋外幼童闻着风中药香，抬头看爷爷，童真的眼中有些不解，不是说件作身上都有一股子不太好闻的枯骨烂肠的味道吗？怎么这暮姑娘身上倒闻不出？

那药香颇清苏醒神，好闻着呢！

外头，村人们撑着伞又开始等。

院子里，赵大宝五花大绑坐在泥泞地上，身上已然湿透，却紧盯着自家屋子紧闭的大门，一双眼里盛满希冀。

一盏茶的工夫，门开了。

暮青走出来，村里百十口人目光齐刷刷看向她。

“自缢。”她性子颇淡，话也简洁，对赵大宝来说，却是此生听过的最重的两个字。

两个字，洗了他的冤屈，活了他的性命。

围观的村人们哗的一声，议论纷纷。方才赵屠子明明说得头头是道，赵大宝家

的婆娘应是被人勒死吊去房梁的，怎才不过个把时辰，就变成了自缢？

但暮青说的话，无人不信。她经手的案子，就没有错过！

只是众人不明白——为什么？

“这不可能！”院子里忽然传来一声高喊，有人跳出来，满脸不服。

正是赵屠子。

“这不可能！人应是被勒死吊去房梁的，我不可能看验错！”赵屠子道。

暮青立在房门口，循声望去，“你是作作？”

赵屠子一噎，“这……不是。”

“他是村中屠户，名唤赵兴安，我们大伙儿平日里都唤他赵屠子。”族公从屋里出来，在暮青身后道。

屠户，杀猪的。

“人是猪？”暮青目光淡了淡。

“咳！”族公和村长等人在后头齐齐一咳，这姑娘……

人虽不是猪，可屠户看验尸身，并不违律例。

作作一行，原本就起于殓葬、屠宰之家。在未曾有作作一行时，发了人命案子，便由贱民看验，而后报告给官府。这贱民中，便包括市井混混和屠户。

屠户杀猪宰牛，对刀伤最为了解。市井混混成日殴架，对打伤颇有眼力。因此，此两种人看验尸身后的看法，颇得官府采信。

后来，官府将有验尸经验之人招入官衙，专门看验尸身，这才生出作作一行来。只是作作虽有官职和俸禄，却仍在贱籍，自好者多不愿为，因此至今朝廷各州县，在官衙没有作作奉职的情况下，仍沿袭旧制，让屠户来验尸。

赵屠子今日看验尸身，并无不妥。只是这暮姑娘，似对此颇有微词。

赵屠子脸膛涨红，他虽是屠户，在村中也算富足，便是去趟县城里，跟衙门里的公差也是能搭上几句话的。人贵在富足，有银子便有脸面，还从未有人因他是杀猪的而羞辱于他的！这暮姑娘，明摆着是讥讽他将人当成猪来验！他验尸，一不违律例，二认为自己没有验错，凭什么受人讥讽？

“我朝官府并未废止屠户验尸的律例，暮姑娘对此可是有意见？”赵屠子不忿，张口便将官府律例搬了出来。

“有。隔行如隔山。”暮青道。

赵屠子一噎，未曾想到他都把官府律例搬出来了，暮青竟敢如此直截了当。他被噎得一时喘不来气，待缓过神来，更是愤慨难当，冷笑道：“隔行如隔山？那我倒想见识见识，作作行起于咱们屠宰行，能隔出多远去！既然暮姑娘说是自缢，不妨说给大伙儿听听，让咱们村里的老少都来评评！”

赵屠子一扫屋外围着的村人，果见众人一听这话都来了精神。

“怎样？”赵屠子昂首挑衅，他并不打算给暮青拒绝的机会。今日他本该受人赞誉，却因她受此讥讽，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若是她错了，倒要看看她那阴司判官的名号保不保得住！

“暮姑娘看验过那么多的尸身，不会不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是伸出来的吧？赵大宝家的婆娘，舌头可是半分也未伸出口外的！对此事，暮姑娘怎么解释？”赵屠子大声问道，目光挑衅。

村人们齐刷刷望向暮青，老一辈人故事里的吊死鬼，舌头都可吓人了……赵家婆娘的舌头没伸出来是怎么回事？

“谁告诉你，吊死的人，舌头都会伸出口外的？”门口，少女静立如竹，目光清寒。

出口的话让整个院子都静了。

赵屠子瞪圆了眼，一时以为听错了。

“自缢死者，舌伸出与否与绳索压迫部位有关。若绳索压于喉咙下方，人吊起，舌根前提，舌便会伸出口外。若绳索压于喉咙上方，舌根压向咽后，舌便不可能伸出口外。赵家妇人的索痕正在喉咙上方。”

古代仵作尸检，常将舌头是否伸出作为判断自缢的特征。现代法医并不认可这一点，实际上，自缢者的舌大多位于齿后或齿间，伸出的才不多见。将舌是否伸出作为标准，实是害人。

暮青自来了村中，话多简洁，头一回解释这许多，院里院外却一时无声。

半晌，有人开始拿手掐自己的脖子，一会儿掐在喉咙上，一会儿掐在喉咙下，反复几回，似明白了其中道理，不由得瞪大眼睛。

赵屠子忽然扭头进了屋里，盯着赵大宝家婆娘脖子上的索痕瞧了很久，脸色铁青地出来，“那你又怎么解释那绳索？那绳索可是死死缠在脖子上的！你倒是说说，她生前是怎么自己把头伸进去的？”

暮青不言，回头也进了屋，出来时手中拿着条绳索，不声不响便开始绕绳结。

少女手指纤长，如葱如玉，烟雨里羊脂般好颜色，绳结于她手中绕得分外好看，三两下便成一结。暮青抬首，院中一株枣树，她扬手一抛，手中绳索便套入枝头，反手一拽，那绳结众目睽睽下倏地收紧，死死缠住了枝头！

“绳套有死结活结之分。死结大小固定不变，生前如何套入，死后就能如何取下。活结的大小则因绳结的滑动而改变，赵家妇人脖子上的结便是活结。此结名为步步紧，遇重则收紧，生前套入，死后自然取不下。”暮青松手，绳索飘荡于枝下，村人们盯着那绳索，面露赞叹。

这吊死，还有这许多门道？

赵屠子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死死盯着那绳索，拳头紧握，仍在挣扎，“那、那也不能说明人是自个儿吊死的！兴许是赵大宝结了这结，勒死了婆娘呢？有何证据表明这结是他家婆娘自个儿结的？”

“活结索痕，于颈后八字交匝，乍看之下的确像被人勒死的。此需细辨。若被勒死，索痕只于颈后八字交匝。若是自缢，索痕则稍向上弯，此乃因体重牵引所致。你可再去细瞧瞧赵家妇人颈后的索痕。”

暮青话音刚落，赵屠子便急急进了屋。

这一回，半晌才出来，出来时人已满面通红，神色复杂，垂首如斗败公鸡。他低头不敢再看暮青，脑子只余那句“隔行如隔山”。

赵家村三位长者从屋里出来，村长忙对院中的两名青壮年道：“快！快给大宝松绑！”

保长转身对赵屠子斥道：“你啊你！只知逞能耐，大宝一条性命险些误在你手上！”

族公则对暮青一礼，“老朽代大宝和两个娃子，多谢暮姑娘！”

暮青忙伸手将族公扶起。

屋中哭着跑出两名孩童，与院中淋得湿透的赵大宝抱头痛哭。

院外，围观的村人已激动欢呼，赞叹不绝！

“阴司判官，果真名不虚传！”

“隔行如隔山，真是不服不行！”

“若非暮姑娘，大宝便要蒙冤了。赵屠子，你逞哪门子能耐！险些害人！”

赵屠子脸膛涨红，头都不敢抬。

乍作行虽起于殄葬、屠宰之行，如今已然隔出甚远了。

暮青转身看了他一眼，淡道：“人虽不是猪，有时却不如猪。”

赵屠子猛地抬头，羞愤握拳，脸上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旁边三位老者叹了口气，今日若非族公瞧赵大宝的两个娃子可怜，起了怜悯之心，差人请了暮青来，只怕赵大宝便要绑送衙门。如今暮老不在城中，赵屠子的验词头头是道，朝廷又未废止屠户验尸的律例，知县大人若采信，一条性命便会就此冤了去，那两个娃子也会就此孤苦无依。

这位暮姑娘，话虽毒了些，可比起一条性命，这一句骂实不算重！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你今日揽下的，是人命！”暮青淡淡看着赵屠子，撂下一句话后，便与三位老者行了礼，出言告辞了。

赵屠子一震，他虽不知金刚钻是何物，但后半句之重，却如重锤砸于胸口。待

他再抬头时，只见暮青已行至院门口，村里老少激动地让开一条道路，与她来时相比，村人们脸上已退去先时惧意，只留敬意。

赵大宝牵着两个幼童从院里奔出来，跪在泥泞路上，磕头相送。

少女却如来时一般，撑起青竹油伞，渐渐去得远了。

赵家村离古水县二十里，官道旁，一条曲水河蜿蜒流淌。雨细风轻，河面腾起的薄雾遮了半河的莲红绿水楼船丽舫。

暮青执着伞，伴半河如画风光，行得轻缓。

才行出约莫一里路，她抬眸，远望，目光一冷。

前方，两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两个汉子，一人三十来岁，生得五大三粗，一人十八九岁，也颇壮实。两人挡在前方，目光凶煞里透出几分惊艳。

暮青将两人的神色看在眼里，脚步却未停，依旧走她的路。

两人醒过神来，眼中透出几分惊诧来。拦路的买卖做得多了，镇定的主儿也不是没见过，却从未见过敢这般无视他们的。

“小娘子好大胆子！竟不怕我兄弟二人。”

“青天白日，官道拦路，我看胆子大的人是你们。”暮青停在两人三步外，烟雨几重，染了少女眉眼，初夏里生着几分清寒。

“青天白日？”先头说话的少年怪异地抬头望了望天，这天儿阴沉沉地下着雨，连个日头都瞧不见，哪来的青天？

“少他娘的来这套！这年头，朝廷昏庸，狗官遍地，哪来的青天！实话告诉小娘子，你得罪了人，有人出一百两银子要你的命！今儿这官道，小娘子怕是过不去了。”

“想过去也不是不成，旁边就是林子，小娘子随咱们兄弟到林子里，伺候舒服了咱们，说不定……嘿嘿！”另一名汉子肆意地打量着暮青，手一指旁边的林子，笑着露出一口黄牙，等着看她惊慌失措泪眼婆娑的娇态。

可惜，没能如愿。

只见得，青竹伞下，少女淡立，烟雨笼了素衣纤骨，凤目轻垂，淡若秋水，一身药香伴了清风。

听她问：“订金，收了吗？”

两人被这没头没脑的话问得一愣，先头说话的少年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没有订金的买卖谁放心做？

可她问这干什么？

劫道儿的买卖两人没少做，见的不是求饶的就是问买凶人是谁的，今儿还是头一回遇见问订金的人，她难道不该先问问是谁想要她的命？

两人还没想明白，暮青的目光已从那少年摸着的胸口前掠过，点头，“嗯，那就好。”

什么意思？

两人又蒙住，暮青已作势收伞。

只见青竹伞幔遮了少女面容，伞面雨珠儿落，官道儿烟雨薄，少女收伞之举漫不经心，雨声都似静了静，两个汉子也看得呆了呆。

一呆间，暮青忽然手腕一抖！原本要收起的伞唰地震开，伞上雨珠泼刺刺射向二人！

二人一惊，下意识抬起胳膊便挡。正是这一挡的工夫，暮青袖口一垂，指间寒光胜雪，急射如电！

官道上一声惨叫，细雨里洒开血花，先前出言轻薄暮青的汉子踉跄后退，面色发白，目光一滞，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地上的泥水、雨水混在一起溅上旁边少年的身，他低头一瞧，只见同伴胸前插着一把刀。

那刀式样很古怪，细长柄，且比一般匕首的刀柄要薄得多，刀刃扎在他那兄弟胸前，触目殷红。

“大哥！”少年惊怒交加，不敢相信暮青竟身怀武艺。

暮青在古水县颇有名气，她那阴司判官的名号和让死人开口的神奇手法不知被编成了多少话本子，茶楼酒肆里时常听得着。可从来没听说过她身怀武艺。她虽是古水县衙里的女仵作，却不领朝廷俸禄，她爹暮怀山身在贱籍，俸禄微薄，年俸不过四两银，父女俩的日子与普通百姓家差不多，哪里有钱请武师？

因为这，他大哥才只找了他来干这桩买卖，原是打着人少好分银子的主意，哪想到会一照面就吃了亏？

“你杀了我大哥！”少年抬眼，面色狰狞。

“他没死，休克而已。你现在带他去救治还来得及，再磨蹭下去，阎王爷不想收他都不成了。”暮青冷哼。她两辈子只剖过死人，从未伤过活人，今日出手迫不得已。她并非高手，只是学过格斗。

教她格斗的是她前世的好友顾霓裳。当年，她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就职于国家保卫系统，担任专职法医。顾霓裳是国家保卫系统的头号特工，两人住在一间宿舍里，成了莫逆之交。

干她们法医这一行的，时有遇险之事，顾霓裳便将自己一身用于刺杀的精悍格斗术倾囊相授。她学格斗时早已过了习武的最佳年龄，本不会有大成，她的目的也

仅是防身。

只是，世间任何事都抵不过十年磨一剑。

她在大兴十六年，三岁起便开始练习这一套格斗技法，十几年的磨炼，如今这一套饱含了现代军队刺杀精髓的格斗术在她手中，真正成了能一招制敌的杀招！因为，没有人比她更精通解剖学，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人的要害在哪里。

方才，她击中的是那人的鹰窗穴，第三肋玉堂穴旁开四寸，以解剖学来说，那地方布有胸前神经分支、胸外侧动静脉，伤之，则冲击肋间神经和胸前神经，震动心脏，导致供血停止，休克。

休克啥意思，少年不懂，人没死这句他却懂了。他看一眼躺在官道泥泞雨水里的兄弟，见他怎么看都像是被一刀毙命，不由得怀疑暮青此言虚实。她那把古怪的刀子已经掷出去了，如今手中没了兵刃，自然希望能将他骗走好脱身。

“以为小爷会这么容易放你走？也不打听打听小爷是干啥的！敢杀我大哥，今日小爷就宰了你，替我大哥报仇！”少年喝道。

暮青冷嘲一哼，“好一个大哥！明明能救他，却要嚷着替他报仇。杀了我，既能领银子，又少了个分赃的人，你倒是不笨。”

“你！”少年脸上憋红，恼羞成怒，粗拳带着泼风，呼啸冲向暮青。

两人之间只有三步之遥，少年铁臂一送，拳风已到暮青面门！几乎同一时间，暮青目光一寒，身形暴退，手中竹伞带着风向前一送！

哧！

青竹伞面顿时被粗拳开了个窟窿，连带伞骨一齐暴折。少年反手一扯，扯住一截伞骨猛地一掷！那折断的伞骨断口利箭一般，嗖地刺向暮青咽喉！

伞后，少女目光锐利，锋芒乍露，身子如豹骤然一缩，蹲身间袖下素手一翻，指间再现雪色寒光，抬手精准刺向对方外膝眼下三寸！

足三里！腓肠外侧皮神经、胫前动脉分布，伤之，下肢麻木不灵！

少年膝外刺开血花，腿一屈，扑通一声单膝跪地！抬头间，少女自伞后纵出，手中寒光再闪！

刺！

肩井！肩部最高处，腋神经、桡神经、颈横动、静脉分布，伤之，半身麻木！

少年左肩一歪，原本想站起的身躯顷刻砸进了泥水里。烟雨朦胧的天幕里有白电闪过，他虚了虚眼，再睁眼时，身上已多了一个人，脖间多了一把刀。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暮青原话奉还，手中解剖刀一横，在少年眼前逼了逼，“我的刀，不知剖过多少死人，刚死的，烂透的，化骨的。上头可染着尸毒……”

尸毒？少年的脸霎时青了。

只见得少女眉目清淡，风起，清叶掠过眉梢，衬得眸光刀锋般寒气逼人，“谁想买我的命？说出来，换你一条命。”

大兴百姓重阴司之事，那少年盯着逼近眼前的刀，想着这刀剖过死人，顿觉心里蹿起凉气儿，他可不想中尸毒慢慢腐烂而死。

命要紧还是雇主给的一百两银子要紧，永远不会是一道困难的选择题。

“算你狠！你得罪的是沈府！”少年牙一咬，心一横，心想这桩买卖不走运，亏了！

暮青静默，目露轻嘲。

沈府……

这沈府有些来头，乃盛京安平侯的近支。十八年前朝中生变，老安平侯的嫡次子遭贬斥，拖家带口来了古水县。没几年，这位曾荣宠集于一身的贵公子便郁郁而终，他那嫡妻没熬过多少日子便也撒手去了，留下个年幼的嫡女和一屋子的侧室侍妾、庶子庶女。

那嫡女闺名沈问玉，自幼体弱，是个扶不起来的药罐子，却在三个月前接手了沈府的内外大权。原先主理中馈的侧室刘氏莫名上吊身亡，她那主理府中外事的儿子听闻母亲亡故，急赶回来，奔丧的途中路遇水匪，一船的人全都沉了曲水河，连具尸身都没捞着。

三个月前，刘氏的尸身便是暮青验看的。

刘氏死前穿戴齐整，屋内踢倒的圆凳位置、高度，绳结与颈部勒痕的吻合度，都证明她确实是自缢身亡的。只有一点，她的双膝上有两块瘀青，瘀青周围红肿，明显是死前不久留下的。

沈府以服侍主子不周为由，刘氏自缢当晚便将她屋里的丫鬟婆子通通杖杀，知道她膝上的伤是如何来的人，一个未留。

杀人灭口，当真是雷霆手段！

可惜暮青身为仵作，她想要知道真相，从来用不着通过活人的嘴。

她看过刘氏膝盖上的瘀青，一眼就断定那不是摔伤。

那两团瘀青，皮下出血程度、红肿程度完全一致，连面积和形状都一样！这说明刘氏双腿的受伤程度相同，而摔伤不可能出现这种伤情。

受走路习惯、速度快慢和当时的环境等因素影响，人摔倒时很少会双腿受伤程度相同，除非两条腿同一时间磕在地上。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但凡摔倒，两条腿落地大多存在时间差，也就是说，总会有一条腿先着地，另一条后着地。而先磕着的那条腿必定伤得重，另一条腿要么伤不着，要么伤得相对轻些，这便不可能出现

相同程度的伤。且摔伤大多会伴有胳膊和掌心的擦撞伤。

刘氏的胳膊和掌心完好无损，她的伤，暮青只推断出一种可能，那便是跪！

只有下跪这个动作，才能造成刘氏双膝受伤程度一致。且根据瘀青的红肿程度，她跪下的力度定然不轻，或者时间不短。

即是说，她死前给人跪过。

可刘氏母子掌沈府内外大权多年，府中有什么人能逼迫她跪，又有什么事值得她轻生？

只有一个可能——她是被人拿了什么要命的把柄，逼死的！

至于逼死她的人是谁，显而易见。

但古水知县没有再深查下去。

沈府虽遭贬斥，却也是安平侯嫡支，府中嫡女逼死庶母的事传扬出去，于侯府名声有损。且刘氏之子的死太过凑巧，事情恐有内情。知县怕查下去扯出惊天丑案来，惹上侯府不快，连累他的仕途，便命暮青改写尸单，不提刘氏膝上伤情，只说自缢之事。

暮青知道世间公理并非事事都能得到彰显，她前世那个社会尚且不能做到如此，何况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但改写尸单，有违她的职业道德，与她当年成为法医的初衷相违，因此她坚持将填写了实情的尸单呈交了衙门。

沈府之事因此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议论纷纷，嫡女沈问玉的闺誉受了不少影响，自此与暮青结了怨。

案子了结那日也是雨天，县衙外的石阶水洗过般泛着青色，沈府一顶轿子抬到县衙门口，轿上下来的少女香衫素罗，白纱覆面，瞧不见容貌，却只一袭弱不禁风的背影，便如见江南一岸春色，婉约婀娜，似水婆娑。

沈问玉三声击鼓，进得公堂，状告曲水河匪杀人越货，害她庶兄，致使庶母闻子丧讯伤心自缢。

明明是刘氏自缢在先，其子遇害在后，这一番颠倒黑白的说辞直叫人齿冷！知县因不敢得罪沈府，竟遂了沈问玉的说辞，当堂将案子接了，当真命了衙门的人出城剿匪。

城中百姓不知真相，皆道冤枉了沈问玉。后又听闻她要以嫡女之身为庶母守孝三年，便赞她孝义感天，乃天下女子典范。

暮青冷笑，这位沈府的嫡小姐年纪不过十七，倒是演得一手好戏！这一出一箭三雕，既圆了刘氏的死因，全了自己的名声，又将那帮水匪卖给了衙门。她那庶兄的死若真有内情，水匪被衙门清剿了，也就死无对证了。

过河拆桥，借刀杀人，心机够深够狠。